

Heinrich Böll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现当代系列



DER ENGEL SCHWIEG
DER BLASSE HUND

天使沉默

不中用的狗

[德国]海因里希·伯尔 著
曹乃云 刁承俊 译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现当代系列

I516.45

15

HEINRICH
BÖLL

天使沉默
不中用的狗

[德国] 海因里希·伯尔 著

曹乃云 刁承俊 译

译林出版社

版 权 声 明

经作者和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GmbH & Co. 授权,本社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本专有出版权。由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Copyright © 1992, 1994, 1995 by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Köl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GmbH & Co.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8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96—35, 36 号

- 丛 书 名 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 名 天使沉默 不中用的狗
Der Engel schwieg Der blasse Hund
作 者 [德国]海因里希·伯尔
Heinrich Böll
译 者 曹乃云 刁承俊
组稿编辑 赵燮生
责任编辑 王 娟
原文出版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Köln, 1994, 1995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E - m a i 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cb.nj-online.nj.js.cn/Yili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扬中印刷厂(地址:扬中市前进北路 22 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625
插 页 4
字 数 218 千
版 次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876—6/I·529
定 价 (软精装)14.20 元

译林版图书若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因里希·伯尔的名字对于中国读者并不陌生。他的许多作品,诸如《女士及众生相》(又译《莱尼和他们》)、《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群像》)、《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保护网下》、《一声不吭》、《小丑之见》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说,都已先后译成中文。有的作品还有多种译本。但是,对他在1949年前创作的作品却很少介绍。《天使沉默》和《不中用的狗》等十二个短篇,是从海因里希·伯尔遗著中精选出来的珍品。这些作品不仅是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而且也是直到1995年才以书的形式在德国第一次出版。时间跨度达十五年之久。从纳粹上台、二次大战、战后饥荒到经济重建,每个时期的社会现实都在作品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阅读这些作品,既可以感受到时代跳动的脉搏,也可以窥视到作者思想发展的轨迹。

《心急如焚的人》是伯尔的处女作,写于1936年底到1937年初。当时作者年仅十九岁,正面临着中学毕业考试。在这篇充满浪漫色彩的作品中,十七岁的少女苏珊为了挽救失足青年,心甘情愿从事妓女这一职业。最后,她终于爱上被自己救助的十六岁少年海因里希·佩科宁。在这篇故事中,宗教意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佩科宁在即将自杀的关键性时刻想到了上帝的恩惠和慈爱,想到了圣灵的力量,因而毅然走上河岸,“为了上帝的缘故,去忍受可怕的折磨和难以忍受的痛苦”。苏珊为了十字架所代表的理想,

2261/06

开始了妓女生涯。正是苏珊脖子上的十字架项链和佩科宁手中的《新约全书》，使这对少男少女由疏远变得亲近，成为他们相互理解，发展感情的基础。小说中的另一个年轻人贝内迪克特，在饥寒交迫中经苏珊点化后，也皈依天主教，同自己的情人一道祈祷。就连从不信奉宗教的保罗，在同女友别离的困难时刻，也不得不走进教堂，祈求神甫的救助。年轻的神甫在主持婚礼之后，加入他们的行列，走进有圣像的新房，更突出了作品中浓郁的宗教气氛。在这里，“墙上没有挂装饰性的画像，只有一个巨大的黑色十字架”。

在伯尔笔下，神甫扮演的往往都是一些济世救人的角色。《逃亡者》中的神甫助手明知逃亡者约瑟夫因反对国家受到追捕，却愿意为其提供帮助，替他祝福；《不中用的狗》中的神甫对那个被谋杀的杀人犯更是一往情深。

在伯尔早期作品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人联想起作者本人的宗教观。伯尔不承认自己经历过“理智的无神论阶段”^①。他虽然意识到自己对教会有一种陌生感，十四、十五岁时甚至长年避开教会。但是，“后来，由于敌视纳粹，又产生了一种本来就已经姗姗来迟、也许甚至是错误的忠诚”^②。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在纳粹恐怖政权下，要在内心反抗整个国家和教会这两种势力，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在伯尔的早期作品，尤其是《心急如焚的人》中，对于天主教采取这样一种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伯尔早期创作中，二次大战、遭返回乡和废墟岁月构成战争和战后短篇小说的主要内容。本书中的不少篇章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战争的残酷以及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值得注意的是，作者

①② 参见拙译：《神学与文学：十二位德语作家谈宗教与文学》，库舍尔编著，香港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88页。

很少直接描写战争场面,但是战争的残酷性却跃然纸上。《死者不听话》里那位长满雀斑、在睡梦中死去的年轻士兵不禁使人想起那些激烈的厮杀场面。他栽倒后脸上露出的冷笑,又表现出对于战争的厌恶。《贝尔科沃大桥的故事》利用桥梁完工之日,就是炸桥开始之时这一时间的巧合,揭露了战争的荒谬。不仅如此,作品还通过由建筑工程义务劳动总部派遣劳工一事,间接地表现了二战中各国人民被奴役、被迫害的命运。《巴黎“被俘”记》在表现德国士兵厌战情绪的同时,讴歌了普通人的善良本性。那位巴黎女郎虽然热爱自己的丈夫胜过自己的生命,虽然知道被救者在前线可能成为杀害自己丈夫的凶手,但她对进入自己家中,放下武器,被自己“俘获”的敌人,仍然采取了宽容的态度,甚至挺身而出,编造谎言,骗过搜捕。《不中用的狗》弥漫着绝望的气氛。主人公特奥多尔·赫罗德本是一个出身微贱、聪明过人的少年,他虽然有不少毛病,但却是一个可塑性极大的人物。是战争使他的个人欲望恶性膨胀,最终堕入罪恶的渊薮。他曾经有过洗心革面的要求,但在遭到昔日好友贝克尔的冷遇后,他彻底崩溃了,成了杀人不眨眼的犯罪集团头目,最后被手下一个爱着他、但不为他所爱的女人杀害。这样一个被谋杀的杀人凶手一生的遭遇发人深省。人性与兽性在他身上兼而有之,而以人性泯灭、兽性肆虐告终的结局,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悲剧。神甫满怀激情的诉说,体现了天主教教义中那种不分善恶、普济众生的主张,它既是对死者的哀悼,也是对社会的控诉。

同前面几篇相比,《失去的天堂》因为是长篇小说片断,因而在环境气氛的营造和内心活动的描写方面显得更加细腻。从前线归来,回到阔别七年的故乡,映入还乡者眼帘的是:枝蔓杂乱的灌木丛,残缺不全的篱笆,盖满树叶的腐朽长椅,长满苔藓的喷水池,随

处飘动的破烂内衣，灰泥剥落的墙壁，仍然悬吊着的檐沟……然而最使人挂念的还是昔日的恋人玛利亚。玛利亚在门上留下的那张纸条使他浮想联翩。过去与现在、回忆与想象相互交织，叠映出他的喜悦和忧虑。最后，一个昨日刚同玛利亚结婚的男人的出现，使一切都在顷刻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原来，门上那张纸条是玛利亚留给这个陌生人的！“他把那只一直捏住纸条的手从口袋里伸出来，小心翼翼地打开纸条，把它递到他面前……”他在交出纸条的同时，也埋葬了过去，埋葬了欢乐，埋葬了希望。尽管玛利亚的床头上仍然挂着他的照片，但是，七年的分离却无情地斩断了维系他们爱情的纽带。颇堪玩味的是，在着力描写满目荒凉、颓垣断壁这一破败景象的同时，又让人们看到近在咫尺的邻居家受到精心照料的花园和修葺一新的房屋；在还乡者那双粗糙、丑陋的黑色军用皮鞋面前，出现了陌生人那双干净、发亮、精致、漂亮的棕色低帮皮鞋。贫穷与富有、不幸与幸运的鲜明对比暗示着：战争在给绝大多数人带来灾难的同时，也确实给极少数人带来了好处。

二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人们不得不在饥饿线上挣扎。这种情况在《不中用的狗》中虽然有所反映，但在另外两篇作品中，却更为集中地表现出来。《以扫宗族》中那位家庭主妇已经用完“最后的黄油和最后的面包”，“她一个芬尼也没有了，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借到一格罗森”。还要交房租、电费……今后的日子怎么过？《美国》一文中的画家胡贝尔特由于饥饿，只好躺在床上，神思恍惚地凝望着……当他得到半个面包时，真不敢相信这竟然是事实。寥寥数笔，栩栩如生地勾画出一个备受饥饿折磨之人的神态。

在一个充满罪恶的社会中，人的纯洁与无辜一再成为伯尔的文学主题。在《心急如焚的人》中，促使海因里希·佩科宁决定自杀的根本原因是，“他看到如此众多糟糕丑恶的东西，看到愉悦他心

灵的事情如此稀少”，心中感到无比痛苦。在丑恶的现实面前，他感到无能为力。而苏珊则不同，她要设法挽救这些处于堕落边缘的小青年。尽管她救人的方式十分幼稚，毫无可取之处，但她敢于面对现实、敢于抗争的精神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们都有一个纯洁的心灵，他们都是罪恶现实的牺牲者。所不同的是：佩科宁是无辜的牺牲者，而苏珊却是自觉的牺牲者，她为了拯救人们的灵魂，甘愿奉献自己的肉体。《逃亡者》中的约瑟夫所走的道路与苏珊的抗争方式迥然不同。他因为“犯下了反对这个国家的罪行”，遭到追捕。作品中主人公斗争方式的巨大变化，预示着作者思想的日趋成熟。创作《逃亡者》时的伯尔，再也不是一个单纯、幼稚、笃信天主教的中学生，而是一个经历过战争的腥风血雨和战俘营生活的遣返回乡者。这时的伯尔对于战争和第三帝国已经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笔下的约瑟夫作为一名战士，倒在了“土地本身也浸透着鲜血”的国土上。

贴近生活、针砭时弊是海因里希·伯尔作品的基本特色。但是，在战后初期人们却很难接受这样的作品。二战刚过，战争中的痛苦经历依然记忆犹新，成千上万的德国人面对被夷为平地的城市和乡村，在瓦砾堆中寻找着失去的一切。作为战败国，德国人不仅失去了众多的物质财富，也失去了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柱，人们不得不在精神空虚和物质匮乏的双重压力下艰难度日。一方面，要医治战争的创伤；另一方面，要为生存而斗争。当时的德国人无暇欣赏、也不可能欣赏这类描写战争和废墟的作品。他们不愿重温那些不愉快的往事，不愿一再目睹可悲的现实，而宁愿逃到美丽的幻想之中去寻得一点慰藉。由于伯尔这些不合时宜的作品不符合德国人当时的审美要求，因此也就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出版部门的拒绝。而当人们的生活一旦安定下来之后，这才有机会，也有可能

对过去的一切进行审视和反思。也只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根据当代史的经验进行讲述”的作品,才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欢迎。人们对于伯尔作品的接受过程,恰好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伯尔用批判的眼光,忠实地反映现实这一创作方法所具有的强大的生命力。

刁承俊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一日

于歌乐山麓

目 录

前言	(1)
天使沉默	曹乃云译(1)
不中用的狗	刁承俊译(155)
心急如焚的人	(157)
逃亡者	(178)
巴黎“被俘”记	(192)
不中用的狗	(210)
幽会	(226)
以扫宗族	(233)
贝尔科沃大桥的故事	(237)
死者不听话	(249)
失去的天堂	(251)
美国	(278)
德国奇迹	(282)
后记	(285)
出版者补注	(297)

天使沉默

[德国]海因里希·伯尔 著
曹 乃 云 译

1

城北，强烈的火光足以让他认清大门上端的字母：“……成特之宅。”他读着，小心翼翼地走上台阶。楼梯右侧的地下室从窗口里透出亮光，他犹豫了一阵，尝试着想从肮脏的玻璃窗后认出一点什么来，然后又迎着自己的身影，慢慢地往前走。身影投在前面一堵未曾损坏的墙上，越升越高，变得宽大起来，好像一个虚弱的鬼影，摆动着摇晃的双臂。鬼影在不断地膨胀，他的头已经超过了墙的边缘，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踏着玻璃碎片往右走，却猛地吃了一惊：心剧烈地跳动，他感到自己在发抖。右面，昏暗的壁龛里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纹丝不动。他试着喊出一点诸如“喂”之类的声音来，可是由于害怕，他的声音很弱，剧烈的心跳阻碍着他。黑暗中的身影动也不动，手上拿着什么，看起来像是一根棍子——他迟疑着走过去，可是，当他终于认出这是一尊塑像时，心跳仍然没有减弱。他又走前几步，借着微弱的灯光，看清这是一尊石头的天使，波浪形的鬈发，一只手上拿着百合花。他弯着腰凑向前去，下巴几乎碰着石像的胸脯，以一种少有的欢乐端详着那张脸，这是他回到城里以后遇上的第一张脸，温和而又痛楚地微笑着；天使的脸

上和头发间堆着一层厚厚的灰尘，黑漆漆的，眼睛里也蒙着尘土。他轻轻地吹掉灰尘，几乎充满着爱意，自己也微微地笑了起来。他除掉了整个椭圆形脸部的尘土，突然看到那个微笑原来是从石像发出来的。肖像一经铸成，蒙积在轮廓间的灰尘却添加了原制品的神圣——然而，他继续吹拂着，清理着雕像的髻发、胸脯和飘动的衣服。他撮起嘴唇，小心翼翼地吹拂着石膏制成的百合花——而刚才随着看到微笑着的石像时内心所充斥的欢乐却由于越加明显而又刺眼的颜色而消退了。制造圣像工业的残酷的漆艺，长袍上的金边——还有脸部的微笑，他似乎感到这一切都突然逝去，包括这一头过分飘拂的髻发。他慢慢地折转身子，步入走廊，希望寻到地下室的入口处。心脏剧烈的跳动已经停止了。

从地下室迎面扑来一股沉闷而又酸涩的气流。他沿着黏糊糊的楼梯拾级而下，摸索着走进黑暗之中。不知道从哪里渗出一股水，滴漏着，拌和着灰尘和垃圾，把楼梯浸得滑溜溜的，像一只金鱼缸缸底。他继续往前，一扇洞开的门中射出一丝灯光，终于有了灯光。借着朦胧的光，他看到右面的牌子上写着：“X光透视室，请勿进入。”他走上几步，凑近灯光。灯光惨黄而微弱。他从摇曳的光芒中猜想，这一定是支蜡烛。听不到一点儿声音，到处堆着剥落的灰泥、砖屑和辨认不清的脏物，它们在遭受洗劫后到处残留着，门全被打开了。他一面走，一面看着黑漆漆的房间，微弱而又跳动着的灯光让人看到乱七八糟堆放着的椅子和沙发，看到挤压成一堆的橱柜，从中流出一些不知名的液体。到处散发出寒冷的气息和黏湿的垃圾味，他的心里翻动着，直要呕吐。

透出灯光的那扇门大大地洞开着。铁制的烛扦上插着一根大蜡烛，旁边站着一位修女，穿着深蓝色的法衣。她在一只大搪瓷碗中搅拌着色拉，许多绿色的叶片上染上了白乎乎的颜色。他听到

碗底有一点汁液流动的声音。修女伸出一只宽阔的手，让叶片在碗内轻轻地转动。有时候从碗口掉下一些湿漉漉的小叶片，她静静地拣拾起来，重新掷入碗内。褐色的桌旁搁着一只大铁锅，锅内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肉汤味，又烫又淡，这是热水、洋葱和股骨拌合在一起散发出来的怪味。

他大声地招呼：“晚上好！”

修女吃了一惊，环顾四周，扁平的玫瑰色的脸上现出恐惧的神色，然后轻轻地说：“我的上帝啊，原来是一位士兵。”牛奶似的菜汁从双手上滴落下来，柔软的手臂上沾着几块小小的菜叶……

“我的上帝，”她又害怕地说了几句，“您想干什么，到底怎么啦？”

“我正在找一个人。”他说。

“在这里？”

他点了点头。现在，他的目光又落在右面，那是一张打开的柜橱，橱门被气流震碎了。他看到铰链上还挂着木橱门的碎片，地面上散落着细小的漆片碎屑。橱内搁着面包，许多面包，它们杂乱地堆放在一起，这里至少有十来个黑色、已变得干皱皱的面包。他的嘴里很快涌上了口水。他吞咽了一口冷空气，心想：“我要吃面包。面包，无论如何，我将要吃到面包。”这一堆的上方是一条破碎的挂帘，浅绿色，那里好像遮盖着更多的面包。

“您在找谁呢？”修女问。

他转过身，面对着她。“我找，”他说，可是，他必须解开军装上衣的表袋，才能取出一张纸条。他用手指在袋底里摸索了好一阵，掏出一纸碎片，摊开，说：“戈姆佩尔茨，戈姆佩尔茨太太，伊丽莎白·戈姆佩尔茨。”

“戈姆佩尔茨？”修女说，“戈姆佩尔茨？我不知道……”

他仔细地打量着面前的女人：一张大脸，苍白、呆滞，显得极度不安，脸皮抽动着，好像蒙得太松了似的，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害怕地看着他。她说：“我的上帝，这里可是有美国人的。您是逃跑的吗？他们会抓住您的……”

他摇摇头，目光又定定地盯着面包，轻轻地问一句：“能不能告诉我，这个女人究竟是否在这里？”

“肯定不在，”修女回答，一面匆匆地看了看面包堆，一面把碗边的色拉菜叶和调味的汤汁擦了擦，然后找了块毛巾，开始擦手。

“您难道不愿意……也许可以……找管理部门，”她心情不安，讷讷地说，“我想没有。我们还只剩下二十五名病人，没有戈姆佩尔茨太太，没有。我想没有。”

“可是她应该在这里的。”

修女拿起桌子上的一只表，一只旧式的小圆手表，银白色，没有表链。“现在十点了，我必须去开饭。经常迟到的。”她抱歉似的补充了一句，“您愿意再等一会儿吗？您饿吗？”

“是的。”他说。

她迟疑地看了看色拉碗，看了看面包堆，然后看着他。

“面包。”他说。

“可是，面包上面却没有抹黄油或其它什么。”她说。

他笑了起来。

“真的，”她委屈地说，“真的没有。”

“我的上帝，”他说，“修女，我知道，我想，面包，如果您能给我一点面包——”口水又突涌而至，不冷不热地在口中滑溜着。他把口水咽下去，又轻轻地说了句：“面包。”

她走近架子，取出一个面包，放在桌子上，然后开始在抽屉里找刀叉。

“行了，”他说，“面包可以掰开的。别找了，谢谢。”她把装色拉的碗夹在手臂间，然后用两只手端着盛肉汤的锅。他给她让了让身子，一面从桌子上拿起面包。

“我马上回来，”她在门口说，“戈姆佩尔茨，不是吗？我会问的。”

“谢谢，修女。”他看着修女的背影大声地喊了一句。

他很快从面包上掰下一大块。他的下巴在抖动，他感到自己嘴边的肌肉和颌骨在颤抖。然后，他把柔软却并不平整的面包块送入口中，牙齿深深地咬了下去，吃着。面包不新鲜，一定搁了四五天了，可能更长些。简简单单的灰面包，可是却很甜，上面贴着某一工厂生产的粉红色招牌。他继续用牙齿往前啃，又吃下了黑黑的面包皮，面包皮坚韧得咀嚼不烂。然后，他把面包捧在手上，又重新掰下一块。他用右手拿着面包片往嘴里送，而左手却紧紧地攥着圆面包，好像生怕有人走过来抢走它似的。他看着自己的手搁在面包上，又脏又瘦，还有一道抓搔的伤口，堆积着脏物和血痂。

他匆忙地环顾四周。房间很小。墙边是一排白漆橱柜，柜门几乎全被破坏了：白色的衣服任意地露了出来，墙角的一张皮沙发下面放着一堆医疗器材。窗旁是一副损坏了的灶，黑漆漆的，炉子的管道通过一扇破窗口引向外端。边上有一堆劈好了的木柴，还有一堆散乱的煤饼。靠着墙壁的药柜旁挂着黑色的大十字架，反面的黄杨树枝滑落下来了，松松落落地悬挂在十字架的底部。

他坐在箱子上，又掰下一块面包。还是那么甜。每当他掰下一块面包时，他总是先咬一口裂开的松软的地方，然后，当牙齿继续往前咬时，他感到嘴巴碰上的都是美好、柔软而又干巴巴的面包。它是多么香甜。